

1969 年我出生於台灣高雄，寫這篇文章時我已經 35 歲了。我的父母親有 3 個兒子，我是最小的一個。早年家裡經濟狀況並不好，等我懂事時已大有改善。所以我有個無憂無慮、快樂的童年。記憶中都是一些愉快的事，像是旅行、跟朋友玩耍和家人對我的疼愛等等。



在 14 歲時，爲了換個較好的教育環境，同時也爲了避免政局不穩可能帶來的後果，父母親和我商量後，決定讓我移居美國。這個決定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一個人被丟到語言不通且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母親帶我到美國後，只待了三個月就把我留下，獨自回家了。原先的寄宿家庭是我們都不認識的陌生人。因爲沒計劃好，再加上我的行爲不良，在美國的頭兩年我搬了十次家，換了十個寄宿家庭。雖然有無數的阻礙和插曲，我終於還是適應了這個新環境。

我過著一般青少年夢想的生活，沒有人在一旁盯著。我想在外面待多晚就多晚，而且經常三更半夜還流連在不良場所。我可以自己編造理由給學校，讀書並不在我的行事曆上。雖然如此，令人訝異的是我並沒有加入幫派或是去碰毒品。雖然當時自己並非是”理性的年齡”，但是父母親一直灌輸給我的觀念，讓我能夠去判別對與錯。隨著年齡增長，我對責任與義務的觀念也越來越強烈。

在高中畢業後，我開始一份全職的工作，並且在大學裡修一些學分。因爲家人對我深切的期望，心裡有一股無法抵擋想要”成功”的欲望。一週工作 70 到 80 個小時對我來說是很正常的。上大學相對而言並不重要，我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完成大學學業。我的主修是電腦資訊，並且從事這個專業領域的工作。因爲強烈的野心，我很快明白替人工作的前景會是什麼，而離開原本的工作，在 1993 年 24 歲時創立了’Dataframe” 訊窗網路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雖然一開始公司在我家裡以非常有限的資源營運，但是非常順利的賺了錢。很快地，公司在募集到資金、聘請了幾名員工後，搬遷到新地點。公司年營業額的成長，使我成了同輩間羨慕的對象。嚐到成功的滋味後，我更加賣力工作，並且要求員工也必須和我一樣投注精力與耐力在工作上。曾經有一段時間，辦公室一週營業七天，一天營業 12 小時。我掩然已成一個無情且冷漠的人，只剩下少數的朋友會和我保持連絡。只要能賺大錢，這些對我來說都無關緊要。27 歲那年，公司的營運達到另一個高峰，我們再次搬到更大的辦公室。我也有一位認識多年的女朋友，後來成了我的未婚妻。所有的事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了。然而，不知道爲什麼我非常不快樂。我感到生活沒有樂趣，一直在追逐更高、更難達成的目標。

27 歲那年，我的右前臂開始痛。記得第一次症狀出現時是強烈的痛楚在手臂上移動著。我去看了指壓治療師和中醫師，心想那只是神經痛或是手腕骨有問題，或是手和手臂使用電腦過度。一星期後，疼痛減輕很多，之後就完全好了。第二次發作是在六個月後，我仍然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於是去做了相同的治療，疼痛也好了。之後疼痛又來了，而這次只間隔 3 個月。我又去做了相同的治療，但是這回花了較長的時間恢復。從那次之後，每個月都會發作一次，而且疼痛似乎沒有真正消失。到此爲止，所有先前的治療方式已經都無效。疼痛的感覺與日俱增，直到有一天，當我要關車門時，我的手竟然無力關上，而且還彈回來。當時我的右手臂感到前所未有的劇痛，至此離第一次發病已經將近兩年了，我決定做進一步的檢查。

1999 年，在我 29 歲時，我約了當地一位骨骼外科醫師做手臂檢查。醫生坐下來聽我說我的症狀，接著要求我做一個簡單的動作，轉動右手讓手掌朝上。我照著做，至少我認爲我做了。結果我的右手(原本手掌朝下)只轉了 90 度，停在像平常與人握手的位置上。我非常訝異!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自己無法做這種簡單的動作。醫生命令我立即去照 X 光，隨後的診斷真正的讓我啞口無言。

X 光片上顯示，一根手前臂中原本用來連接手肘關節的骨頭，竟然逐漸地消失



了。在 X 光片上很明顯的看不到骨頭(鄰近的橈骨)該有的白色影子，它就好像消散在黑色的背景中。醫生的表情看來很不樂觀。他隨即要求我去做手臂的合磁共振影像(MRI)以確定“那不是癌症”。之後開始一長串令人頭昏眼花的測試與掃描，包括合磁共振影像、X 光斷層造影掃描和骨頭掃描，檢查結果每況愈下。直到最後腫瘤組織切片檢查結果才確定，我罹患了尤因氏癌 (Ewing Sarcoma)，一種罕見的骨癌。醫生預估我只剩六個月的生命，我的世界整個粉碎了!長久以來依照我的價值觀所建立的自我已毫無意義。我已經毫無意義。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投降了。這一生成就的自我評價得了個零分。我在想到到底是誰這麼殘酷的，讓我經歷了出生、孩提時代、升學壓力、痛苦的搬到陌生的國土、青少年時期種種人際關係的挫折、找工作、開創事業、戀愛，然後理所當然的等待死亡。沒有人能幫我!我的父母和二位哥哥很快的從台灣來看我，也許是最後一面了!這輩子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我知道他跟我一樣心都碎了。母親擔起照顧我的角色，她支撐著我即將面臨的痛苦。後來我知道我的哥哥在離開台灣前，在一座廟宇裡為我祈求了一整晚，我心中很感激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在這段時間裡，我也得到了不可置信的強力支持，來自一個不太可能的地方，我未婚妻的父母。我決定告訴他們我的情況，雖然我知道一般的父母在碰到這種狀況下，會很自然的想保護自己的女兒，但是我必須讓他們知道事實。我無法承受聽到他們可能會說的話，我讓未婚妻獨自打電話回家。講完電話後，她走過來告訴我：「我爸媽要我搬來跟你住，照顧你。」言語無法形容我對他們深切的感恩之情。

雖然我得到了家屬的支持，我知道我還是須要神力來介入幫忙，我需要的慰藉是超越大家所能給我的。我不了解發生在我身上是什麼事，我開始尋找生命的意義，拼命地尋找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我的家庭背景是很典型的台灣家庭，道教混雜佛教。我的朋友大多數是基督徒，他們也竭力的想幫助我，但我想我須要超越人類知識範圍外的引導。我開始研究聖經和許多的佛經裡的資料。這時，我已開始癌症的療程。

因為我罹患的特別病症很罕見，所以治療過程積極且獨特。一般癌症化療的靜脈注射大概是每隔一至三星期、一次 3 到 5 小時，我的療程則是每隔三星期、就要靜脈注射七天。因為這種治療很猛烈，所以醫生幫我開刀，在我的心臟主靜脈放進導管，以便注射大量的化療藥物。第一次的化療注射就在導管手術後幾小時內進行，傷口的血還沒乾，化療藥物已經在我體內流動。一旦針頭插進我胸部，就要七天後才會拔出來。我每天在醫院待 10 個小時注射化療，離開時帶著注射控制器和一袋化療藥物。注射控制器整晚持續將化療藥物打進我的體內直到明早再到醫院。三個月密集的化療後，醫生要我再做一次合磁共振影像掃描，看看化療是否已有效的使腫瘤縮小。檢查報告出來的時候，醫生要我和我未婚妻到他的辦公室，他關上門後告訴我們，我的腫瘤又多長了兩公分。他說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不會有這種反應，化療宣告失敗。他給我們選擇不再繼續他的療法去找別的醫生，或是留下來繼續試其它的他不一定會有效的化療藥物。換句話說，原本用來治療這種癌症的化療藥物對我無效，他將會讓我試試治療其它癌症的藥劑，看看對我是否有效，這位世界知名、專門醫治這種癌症的醫生要我離開。我們唯一的希望被破滅! 我們的心再度破碎了! 我們哭著離開醫院。



我選擇留下來繼續做治療。化療從單一種藥劑到一天多達五種不同的藥劑。治療過程中我這 180 公分 85 公斤的人，因為虛弱，一天都無法離開床超過 30 分鐘。再加上五個星期的放射性治療後，醫生決定手術切除我手臂裏已轉成惡性腫瘤的骨頭。整個 1999 年幾乎都在做化療，仍舊沒有肯定治癒機會的種種跡象，反倒是負面病情發展的指標一大堆。例如，已切除腫瘤的壞死率(癌症細胞死亡率)比預期低很多，表示化療無效。因為種種的負面指數，醫生決定混合傳統藥物與免疫療法藥物繼續治療我的癌症。接下來三年的日子，

在每星期注射自己三次藥物，還有忍受因注射藥物引發的高燒中度過。最後一年的治療容易些，每個月一次，一次注射兩小時。整個療程持續了五年。直到今天，身體持續的發燒和暈眩，不斷的提醒我自己生命的無常。

治療開始後，因為不能上班使我有充足的時間決定自己要信仰那種宗教。我先告訴自己，一旦選擇那種宗教，就要堅信到底不要再懷疑了，因為我的時間所剩不多。我選擇了佛教。有兩則佛教故事幫我下定決心。第一則故事是，佛陀用完晚膳後到河邊洗淨鉢時，回頭告訴他的弟子說，在這鉢裡存在著無數的眾生。另一則是，佛陀講述在十萬億世界遠的西方世界有位“阿彌陀佛”，而這娑婆世界不過是這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塵。因為自己學的是電腦科學，我相信合乎邏輯與科學的見解。人類一直到十六世紀，才知道天堂並不是盤桓在地球四周，而細菌和微生物一直到 1879 年才被發現。透過這些故事，我相信佛教中有人類生存意義的真理，有我生命存在的意義。

在我選擇佛教做為我的信仰前，我母親早已要求我稱唸觀世音菩薩名號，因為觀世音菩薩慈眼視眾生。我一直不斷的祈求觀世音菩薩，在我決定信仰佛教後亦是如此。我祈求最初的診斷不會是癌症，但它是。我祈求它不是快速成長的惡性腫瘤，但它是。我祈求化療可以有效治癒我的病，但三個月的化療後，非如我願。我祈求手術後能有高的癌細胞壞死率，但它沒有。我祈求不要有太多身體的疼痛，但是劇痛令我難以忍受。我的祈求沒有一個得到回應，事情只是越來越糟，我很快領悟到我可能會死。我已經承諾自己，不管如何都不會懷疑自己所選擇的信仰。我知道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連再惡的壞人都都會救。所以問題一定是在我身上。第一年的治療過去了，我的祈求沒有得到回應。我聽長輩說，如果真想要祈願成真，必須慎重的向菩薩發願。大多數人告訴我發的願都是有關奉獻黃金，或是供養其他有價值的物品給菩薩。雖然我信仰佛教不是很長的時間，但至少我知道佛教教導的是，所有物質的東西都只是夢幻泡影。我不想發願將自己的生命寄託在不實的假象上。仔細的思考後，我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佛教所教導的完全相反，我怎麼可能不改變自己，而冀望奇蹟發生在一個與教法背道而馳的人身上呢？任何邏輯思考的人都知道，有果必有因。沒有做任何生活上的改變(沒有‘因’)，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身體(‘果’)。我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找出與佛法教義最相違背的部份，然後決定向觀世音菩薩發兩個願。

我該在那裡向菩薩發願呢？在佛寺裡的大佛像前嗎？我想發願的力量不在於何處發願，而在於正信和虔誠。所以，我拿出生病期間母親給我的觀世音菩薩像鍊，用一根圖釘把他掛在牆上，闔上眼睛、雙手合掌，跪在五公分大的菩薩像前祈求。我祈求菩薩能聽聞我的哀求，知道我極度的需要菩薩將他的慈悲擴展到我的心靈。我向可敬的菩薩虔誠的發了兩個願。第一願，我將吃素並且不再殺生。第二願，我願生生世世追隨觀世音菩薩的腳步並且學習菩薩的教導。可恥的是，我像狡猾的生意人般，向善良的菩薩提條件；如果未來兩年沒有進一步的危險，我才開始吃素。啊！慈悲的菩薩，原諒我吧！



我對發願的力量所知有限。但不可思議的變化已經在暗中發展。

依一切治療的跡象，我不應該還活在這裡。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醫學檢查都讓人遺憾地沮喪。甚至醫生也曾經放棄我一次，但現在事情開始有轉變了，之後的化療過程呈現平穩的狀態。所有的診斷，包括血液檢測、合磁共振影像、斷層掃描和 X 光掃描，都呈現穩定的狀態。醫生根據我之前不佳的病況，決定要我再治療 4 年。接下來的 4 年，經過無數的注射治療，所有的測試都顯示沒有癌細胞的存在！癌症專家自己也非常驚訝，當我在醫院時醫生常常帶學生們來看我。他會先解釋我的病例和治療過程，然後告訴學生們這癌細胞已經不存在了！他無法掩飾他的驚訝，時常拿我的抗癌實例當課外教學。我痊癒了！

在發願完後不久，我開始找方法去實踐它。幫助他人對我來說是個新奇的想法，因為我從未如此做過。然而，已在佛前發誓要遵循他的路，我覺得我得找個方法實踐。從何開始呢？我覺得我了解癌症病人直接面臨的黑暗與困境，我應該將我的經驗拿出來幫助別人。在經歷第一年的治療後，我經常自己在想：就算是最憎恨的敵人我也不希望他得這個疾病更何況是一般人？我只想：在診斷出來後，如果有個經歷過這種病症的人，可以告訴我整個過程會是怎樣，我想會有非常正面的作用，和減少許多無謂的精神上的折磨與苦惱。所以我想應該先幫助癌症病患。現在我已經決定要做什麼，接下來是要去那裡做？有許多慈善組織及癌症關

懷團體，我應該可以參加其中一個吧!因為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關係，我自然而然的選擇一個台灣的佛教慈善團體－慈濟。我想這麼大型的組織裡面肯定有廣泛的癌症關懷方面的網路。我打了電話，接電話的人簡單的告訴我：如果想要做志工，必須先過去填一張表格。這個回答並沒有讓我覺得感動，後來我把這件事擺到一旁，想說等我找到時間時，再去填那張表格。

當時台灣正遭受 921 大地震的襲擊。我記得 1999 年 10 月美國慈濟總會有一場為地震災民募款的活動。因為活動是在晚上，我從醫院出來後就和未婚妻一起去參加。那是我第一次這麼近看到藍天白雲制服。活動正式開始前，我到處問人，有沒有癌症關懷組我可以去幫忙的。第一對被我問到的慈濟人不知道這方面的事。一定是有人注意到我這六呎高、185 磅重，還有化療後的大光頭。一位穿著更正式慈濟制服的人，從人群中走過來跟我說話。簡單的談話後她告訴我，在美國慈濟分會沒有癌症關懷組。我留下電話號碼給她，跟她說如果碰到最近被診斷出癌症有需要協助的病人，請她打電話得給我。稍後我得知這為師姐的法名是”慈倫”。當晚為地震災民募款與祈福的活動很隆重莊嚴。幾個月後，慈倫師姐邀請我去對大約 15 人的團體演講”認識癌症”的主題。我認為值得去做，也就答應了。那次及之後幾次的演講使我相信，當地的華人社區急須病患關懷服務的資訊及諮詢。從那時起，慈倫師姐和我在許多場合談到正式的癌症關懷團體的必要性，她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加上在 Alhambra 義診中心的慈慧師姐的大力幫忙，美國慈濟第一個癌症病友會成立了。現在癌症病患在慈濟有自己的園地，癌友間可以交換寶貴的經驗，討論彼此的煩憂，或是分擔內心的恐懼，他們瞭解治療過程中的私人細節。而且因為地點在義診中心，所以演講者(不同專業領域的醫生)提供了大量最新的醫療訊息。我們很感謝有這麼好的環境，讓我們去面對這種重症。



我向觀世音菩薩發願至今已將近兩年，答應菩薩吃素的期限已快到。素食對一些人來說不是太大的改變，但是對我而言非常困難，簡直是不可能。我非常幸運有個些許成功的資訊顧問公司，長期以來沒有經濟上的困擾。顧問生意使得我得到處跑，在全美五十州中有就跑了二十州。每到一個地方總是能品嚐到當地最好的食物。我可以告訴你去哪兒吃最嫩的里脊肉、豬肋排、牛排、烤小羊、龍蝦、明蝦、螃蟹、生魚片、韓國烤肉，只要你能說的出來的美食，我都知道在哪兒吃最佳。我喜愛吃海鮮，吃到成迷。沒有旅行時，我每星期都會到中國市場去買新鮮的海鮮。我只吃活的，因為那吃起來味道最好。平均我每個星期會買 2 到 3 磅的蝦或明蝦，3 到 5 磅的螃蟹和一些不知名的活海鮮。買回去洗淨後，把牠們活生生的丟進滾燙的鍋子裡，蓋上鍋蓋。當然在烹煮的過程中，會聽到一些掙扎的聲音，但很快就停息了。有一次未婚妻和我在一家海產餐廳午餐。請注意，我未婚妻的胃口很小。我點了六磅明蝦，而且一次把牠吃完。過了好幾年如此揮霍放縱的生活。



現在要我吃素? 好啦，是沒人逼著我發這個願。回想自己奇蹟似的恢復健康，我必須承認觀世音菩薩遵守了我們之間的交易。我為什麼會發這個願呢? 在發病的那一年，我開始質疑自己的生活方式。藉由佛法的基本教義我明白了些道理。首先，所有有情眾生皆能成佛，所以基本上，眾生與佛平等。其次，痛苦根源自於五毒，貪、瞋、癡、慢、疑。我想要改變自己，行正道。就從不再殺害眾生當食物開始，學習尊重所有生命。我發的第二願是戒除五毒。偉大的觀世音菩薩已經做到了，甚至超越更多，尋著他的道路，可以帶領我遠離五毒的毒害。無庸置疑的我將成為素食者；問題是我要如何放棄先前的飲食習慣。

我知道沒有方法可以馬上戒掉之前的飲食習慣，我必須逐步來做。在離期限還有三個月時，我開始吃早齋；兩個月時，開始吃早、午齋；一個月時，開始吃全素，但是允許自己偶爾破戒。期限的最後一天快到了!

到目前為止，我學佛已將近 3 年，並且在家中擺設了莊嚴的佛堂。佛堂提供我一個清淨與安寧的避難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從事佛菩薩的教化的終極成就-成佛。我選了銅雕渡金的西方三聖像擺在佛堂中，阿彌陀佛在中間，大勢至菩薩在左側，觀世音菩薩在右側。那天我跪在佛菩薩前，對於他們為我做的一切，無法表達心中深深的感謝。直到此時我才瞭解，早在我發病前觀世音菩薩就一直在我身邊。有許多無法理解的事情，只能說是菩薩一直在守護著我。啊!觀世音菩薩等這天等很久了。我不應該讓他失望!從今天起，我就是個素食者。



六年來學習佛陀的教義，在不同的時期總是有不同的疑問出現，大多數在沉思後會找到答案，但有些就

沒那麼容易。有個問題圍繞我好長一段時間，為什麼我先前的祈求沒有結果？為什麼是在我發了願後，事情才有所轉變？雖然我有對佛經裡廣泛談到的因果的理論有個非常含糊的見解，但還不足以使我放下心中的疑惑。又過了一年吃素的日子後，我與觀世音菩薩易地而想時，開始能解答自己的問題。

我現在想像我是觀世音菩薩，有一個蔡晉宏正在拼命地喊救命。我是大慈大悲且無私的菩薩，蔡晉宏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那麼，我應該幫他嗎？這樣的想像使我馬上明白，觀世音菩薩並不是問自己‘該幫他嗎？’，而是‘該如何幫他？’想像自己是觀世音菩薩... 我想我必須用他過去生中種下的善業的種子(雖然與他累世以來的惡業相比起來少很多)，以我當他的助緣，使這些善因現世成熟，讓他的病能獲得控制，並延長他三十年的壽命。這不難做到，但是，等等。他會怎樣過多出來的三十年呢？如果他完全沒有改變，就我的估算到他往生為止，還不算其他的過失，在他多三十年的生命中，他將會殺七萬八千條生命來果腹。這七萬八千條生命在我眼中都和蔡晉宏的生命一樣的珍貴。再說這七萬八千條命債會促成他可怕的惡業，死後下地獄求出無期，這樣對他反而有害無益。幫他的最好辦法是讓他的病情自然發展，雖然他可能三十歲就往生了，但是他可少造些惡業。這樣他可以在惡道(地獄、惡鬼、畜生)中待較短的時間，而且此後還是有機會被教化。現在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先前的祈求無效了。因為，事實上觀世音菩薩已經盡力用最好的方法回應我了。

現在問題來了，那麼為什麼我發願後情況才有改變？我再次以觀世音菩薩的角度去想：“這個人是神經嗎？他敢與全能的觀世音菩薩談條件？”我得保證他兩年內平安無事，然後，只有平安無事後他才會同意不再造這些本來就不該造的惡業。還好我是大慈大悲，要不然我讓你知道我的憤怒。讓我想一想，眾生平等。如果他還要兩年才吃素，在這兩年間他會再殺五千二百條生命果腹。在我慈悲的眼裡，拿他一條命換五千二百條生命是一個非常不划算的交易。但是，等等，他說什麼？他發第二願要生生世世遵從我的教導。我可以看出他發願時並沒有說謊。他是真心誠意的想要變好，戒除一切惡。我現在可以看見，如果我給他一個機會學習佛法，他會逐漸地走向光明大道。將來有一天，他會成爲一個奉獻自己，帶給無數受苦眾生希望的菩薩。雖然現在愚癡多造五千二百件殺業但將來他會度被他殺的所有眾生出六道乃至度無量無邊眾生。好！成交！我用他過去生所種下的善因，答應他延長他的生命。我會待在他身邊，在他怯懦迷失時，給他勇氣和方向。這世界上又會多一個菩薩照亮黑暗的道路。蔡晉宏，這是你的機會，要好好把握。

我徹底改變了！在生病前，我是個自以爲是、嚴厲、無法原諒人又易怒的人。我不了解爲什麼要幫助別人，連助人的欲望都沒有。跟很多人一樣，我的焦點總是放在怎樣賺取更多的金錢上。29歲，我的世界走到了盡頭。我將一無所有的離開這個世界，這驚嚇，終於激發出我內心僅存的一點點慈悲心。甚至連我太太(是的！儘管看不見我的未來，我的未婚妻還是嫁給了我)也說我在病好後心也變好了。我學會感恩，我特別感謝觀世音菩薩陪我走過這一段日子。人的一生不應該浪費在無意義的累積物質上。得人身是個萬劫難逢的機會，就像閃電的光，使輪迴冗長的暴風雨夜晚明亮了短暫的片刻。我學會抓緊這個機會，並且用心學習菩薩道。我要感謝我和我太太的家人陪伴我度過嚴酷的考驗。如果不是他們長期的支持，我不可能站在這裡。最後，我要感謝癌症。沒有它，我將永遠無法從這沈夢中醒來。此刻向前進！又是光明的一天！